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五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木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春秋列國都邑表敘

世嘗謂二代行封建至秦漢乃爲郡縣而宋儒竊語更謂後世不復封建并田肉刑三者而言治皆苟道嗚呼此皆讀書泥古未嘗深觀其故而明其所以然也夫三代之都邑卽後世郡縣之制而三代之封建其國之大者僅劣如今之縣而春秋之中葉強兼弱削列國已半爲郡縣初不始于秦也何則三代之世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都故孔子言邑自十室以至千室其大小可知而齊晉之初封不過百里今之下州小縣尙可當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五

經義叢鈔

一

古之大國蓋古之疆域不及今五分之一而執玉帛者有萬非儉于制其勢不得不爾也故其勢亦弱其力亦分無能抗衡爲患方伯連帥得以臂指相使又其時風俗淳古無有兼併之志吞噬之患故夏商之世有王者無羣雄三代之諸侯皆以次相授其更姓改物另爲建置者不過百餘國耳杞鄆薛越傳國幾及二千年其故可知也嗚呼封建之不可論者謂有國之子孫不能皆賢余謂不待其子孫也卽其祖宗已斷斷不可何則三代之取天下也以德湯曰聿求元聖武曰旣得仁人其時伊萊周召皆有聖人之德輔佐天子治定功成剖符析土創法垂制踰數百年至戰國之世而有七雄矣世益降則羣雄割據益橫非得翦信韓彭凶虓暴桀之徒則不得芟除羣醜削平叛亂其

人皆出于賣漿屠狗庸奴氓隸間有如斛律金王君廓之流不
識一字者卽使之爲郡縣長無異豺狼之牧斯人何況世有爵
士與國長久哉此亦世變爲之也故漢之七國晉之八王皆自
其及身蒙禍論者又謂此非封建之害患不行教學齒胃之制
耳嗚呼此又迂也卽今之郡縣而設立師儒教授之官尙不能
施行教化漸于禮義而謂行封建之後能馴習膏粱純綉之徒
使明于君國子民之道此又如寸莛之撞巨鐘龍肉欲以療饑
耳余觀春秋中葉如楚之申息晉之荀賈秦之少梁吳之州來
其初皆小國諸侯而夷爲都邑嗚呼得其道則爲湯之兼弱攻
昧文王之伐密伐崇失其道則爲秦晉吳楚之攘竊并吞貪婪
荐食無他仁與不仁而已矣後之有天下者精擇守令用久任
皇清經解

卷三 五

經義叢鈔

二

超遷之制則能熟知其民之利病而施教化慎簡督撫授以專
制一方之柄則能習知其吏之賢否而加黜陟用後世郡縣之
制而兼有三代封建之利而去其害雖使聖人復生計無易于
此必謂郡縣出于李斯之議不如湯武之封建此儒者之迂論也
春秋時之滑非今滑縣論

高江邨駁正地理處多體會傳文而知其道里之遠近說多當
理獨于僖二十一年鄭人入滑謂非緱氏之滑而反有取于熊過
之說以爲大名之滑縣此大謬所謂過求而失之也滑縣在秦
秋時止稱漕邑無滑之名漢魏爲白馬縣至隋開皇十六年始
改曰滑州聞有前代之地名而後世因之者矣未聞有後世之
改革而前代可假用之者也此其不可者一也漕本爲衛下邑

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爲
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
得廬之而齊桓又安得驅滑之眾庶而更以封衛乎若謂旣爲
滑又以封衛則衛爲鵲巢鳩居而滑爲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
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漕邑與齊桓城楚邱封衛皆在滑境滑蓋
衛都邑所在故鄭人極力爭之而終不得自古無與人爭國都
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爲異事在春秋時尙無此等
且使滑爲衛都邑則滑已滅于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于列國
而上煩周天子之命乎原江村所以疑滑非緱氏之滑者以傳
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謂滑必鄭衛交境之地而緱氏遠在
河南非衛所及似又不必如此拘泥齊晉與國幾半天下卽如
魯之邾莒亦不必十分逼近攷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
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滑與鄭鄰近自不必言而衛之儀封亦
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爲疑也 又按莊三年公次于
滑杜註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此本後漢志之說今睢州西
北之滑亭是也與緱氏之滑自別蓋彼是滑國此是滑地謂滑
有二則可高江村謂滑有三而以滑縣之滑當其一則非也

春秋兩楚邱辨

春秋時有兩楚邱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在山東曹縣東南
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邑凡伯過其地因刼略之杜註所謂濟
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邱
卽此其一爲僖四年衛遷于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于漢爲白

馬縣杜註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鄭箋孔疏及水經注言之甚
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鄭箋云自河以東
夾于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邱孔疏則云楚邱西有河東
有濟故曰夾于濟水水經注曰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
渡河都之其不得混于成武彰彰明矣又隋開皇十六年同時
置兩楚邱縣一在漢己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邱爲名爲南楚
邱一在漢白馬縣卽桓公封衛者爲北楚邱後以曹縣有楚邱
因改名衛南縣杜佑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邱
也元和郡縣志及舊唐書所載竝同而朱子詩集注亦云漕楚
邱皆在滑州尤顯然較著乃班固地理志于成武下則云齊桓
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旣混滑縣之楚邱于成武而文定說春
皇清經解 卷三 五
經義叢鈔
四

秋于凡伯傳又云罪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邱于滑
縣蓋兩失之至熊過謂楚邱爲魯地言城楚邱猶夫城向城邱
耳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僞子貢詩傳謂楚邱爲魯風不
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而一概抹殺之
豈非尤荒經蔑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邱甚明晰獨以宋享晉
侯于楚邱謂卽衛地此又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
楚邱中間尙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宜至是
且宋享晉侯亦無于衛國都之理又臆度之云衛北遷帝邱隔
遠南鄙由是地縕于宋亦無明文不可強爲之說不如景范所
說戎州己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邱與戎伐凡伯之楚邱爲一
差爲近是也

春秋時衛莘地爲今東昌府莘縣論

宣十六年傳衛宣公使公子伋如齊使盜待諸莘杜註衛地陽平縣西北有莘亭水經注京相璠曰莘爲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今山東東昌府莘縣北莘亭故城是也成二年戰于鞏傳師從齊師于莘杜又註云莘齊地高江村曰莘原踰兩境齊衛皆有之蓋晉師自衛來至齊疆故也但莘去鞏四百餘里齊侯既親遇晉師境上卽當退勿使進何爲不戰引退縱敵入境四百里而後戰乎由是推之莘亦當爲近鞏之地蓋調停兩屬之說而又疑莘縣爲未必然愚嘗詢諸東昌士大夫習往來于是者云莘縣在東昌府治西南七十里從府治聊城縣東歷在平長清齊河三縣而後至濟南府治歷城共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五

二百四十里華不注山在城北則從莘至鞏約計三百一十里亦無四百餘里之遠而細考傳文莘與鞏原屬兩日事高氏之疑非也杜兩註齊衛亦屬騎牆之見左傳明言莘是衛地特人習讀之而不察耳傳云晉師救魯衛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云云下遂云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觀其特志月日則知從于莘自是前月事尚在衛地至六月壬申歷東昌至濟南深入齊境三百餘里齊侯始親自迎敵道里與時日一絲不爽蓋自四月丙戌孫良夫敗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而晉師旋以五月至是時莘地必有齊之偏師侵略衛疆而未返者晉師適遇遂與交戰緣是偏師零騎望風披靡故不言勝負直至六月壬申長驅至

靡笄之下齊侯始請戰期其前齊師後言齊侯歷歷分明可證若如高氏之疑豈有國君巡徼境上躬自迎敵之理乎蓋高氏所以疑者緣左傳插入韓獻子將斬人一段隔斷上下文而又忽看過六月壬申四字疑莘與靡笄之下爲同日至故有莘當爲近鞏之疑是齊地而非衛地之說是泥于杜註而不細察傳文之故也今以及衛地與下文師從齊師于莘一連看六月壬申略一停頓則莘止是衛地爲今東昌府莘縣兩傳地理俱瞭然矣

秦自穆公始東境至河宜從史記不宜從鄭詩譜論

鄭康成詩譜秦襄公當平王初興兵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史記秦本紀皇清經解

卷五

經議議鈔

六

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與誓曰戎侵奪我岐豐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至襄公之子文公以兵伐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岐爲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是秦至文公未嘗越岐以西一步豐鎬故物依然尙在也是時周之號令猶行西土號鄭懿親雖從王東遷而其故封無恙呼吸可通魯莊之二十一年惠王與號酒泉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計東遷至此已歷平桓莊僖四世九十四年矣而金甌尙無缺也直至魯僖之二年而秦穆公滅芮卽其地築王城以臨晉濱河而守晉亦于僖五年滅虢守桃林之塞秦晉遂以河爲界豐鎬故都淪入于秦而不可反矣計至此距初遷已及百有二十年此豈一朝一夕之故

哉藉令如鄭氏之說則西都久已在秦封內天朝宮殿當已修葺王使至秦當有設館迎候之禮何至有黍離之痛滿目悲涼破瓦頽垣依然故物哉孔氏穎達曲護鄭說引終南之詩爲證謂襄公時已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案終南山凡八百里巨鳳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不得援以爲據況此詩原係興體言山之高大有美材以稱其穹窿人君尊崇必有令德以稱其顯服未嘗指終南爲當日之實境也惟朱傳謂至止爲至終南之下似指爲本國之境而鄭箋則謂受命服于天子而來爲下句作起耳于當日之封域無與也孔氏又謂如本紀說文公獻岐東于周而春秋時秦境東至河計襄公以後更有何功德之君得之噫此又不思之甚也據史記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七

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而汲冢周書穆公二年滅芮春秋傳所載僖十九年秦取新里遂滅梁是其累世蠶食非一日之故而謂東遷之初一舉手而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此理勢所必無者余反覆左傳史記及詩秦風而斷謂詩譜之不足信如此後之尙論者尙其有取于余言

春秋列國山川表敘

或問春秋之山川與今日有異乎曰濟絕于王莽時而灤水之源于鈞突泉爲大小清河之入海者猶濟之故瀆也河不兩行卽屯氏南北故瀆幾不可問至近世而蔡潁絕汴泗成涓流非復當日之故迹矣然則山川曷爲異曰亦由天運亦由人事夏商之時世運淳古民氣安靜故其時有王者無羣雄無羣雄故

亦不言地利殷之革夏也止有一湯不開有先湯而舉事者周之勝殷也止有一武不聞有偕武而並興者八百諸侯胥歸有德未嘗角力而始臣之問所謂草山而軍阻河爲固者無有也至周之衰迺有七國秦攻伐二百年而始混一天下故六國者羣雄之祖而春秋實戰國之先聲也其時乃有以天地之山川爲攻守之備富強之計齊塹防門廣里起于平陰楚營方城爲城亘于宛葉而山之形勢漸失矣吳掘邗溝以通運而江淮始通齊桓遇八流以自廣而九河始塞水之故道漸移矣春秋以後戰功滋興至有塹山堙谷壅川塞河以求一切戰勝攻取之計者知伯決晉王賁灌大梁蒙恬築長城堙地脈馴至西漢與河患相終始易天地之性違川陸之宜譬之人身日事壅關則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八

血脈營衛非復故常衡決盭逆隨間輒發山川之不能不易者亦自然之勢也春秋一書當衰周之中伯功之始言地利者權輿于是乎在故讀禹貢而識山川奠定所由基讀春秋而知山川改易所自始亦猶導河者必于積石導江者必于岷山也

春秋時秦晉周鄭衛齊諸國東西南北渡河考

古大河由北而南折而東復折而東北入海故有西河南河東河之稱春秋時其津要之見于左傳者凡有數處一曰蒲津卽晉河曲一曰茅津一曰孟津卽晉河陽一曰延津卽鄭廩延一曰棘津卽衛南河其往來之徑道俱可考而知焉文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河曲爲今山西蒲州府通典云有蒲津關西岸爲陝西同州府朝邑縣秦之王城在焉十三年秦伯師于河西魏

人在東是蒲州與朝邑東西相望也秦晉平日往來多于此晉
公子返國濟河子犯投璧秦伯誘殺呂卻于河上及孟明伐晉
濟河焚舟俱在此處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伯不肯涉河次于
王城則在朝邑西岸河曲之戰與駢曰薄諸河必敗之則在蒲
州東岸昭元年秦后子造舟于河歸取鬻幣終事入反則從朝
邑至蒲州東西造舟以渡以其常所津濟故不言處所遂自茅
津濟遂自南河濟涉自棘津則以非平日經行處故特著其名
茅津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南岸爲河南陝州州治距河七里
是由北至南秦以晉人不出故不復從蒲津西返特由茅津南
渡至陝州永寧澠池之間封殺尸更西北從陸路歸也南河一
名棘津在衛輝府汲縣南七里曹在衛東晉從汲縣南渡出衛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九

南而東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在晉南是時晉欲假用牲于雒以
襲陸渾故不由孟津而東南涉棘津以掩其不備皆非平日往
來之常徑故特稱某處某處以著兵機之倏忽棘津西二十里
爲延津卽鄭廩延之津爲今衛輝府延津縣水經云河水又東
北通謂之延津故衛亦有延津之名孔悝爲蒯瞶所逐載伯姬
于平陽行于延津是也衛之楚邱爲滑縣有白馬津亦曰延津
北岸爲濬縣係衛舊都與淇縣接界衛文公渡河野處漕邑是
從黎陽南渡白馬津也衛後遷帝邱爲今北直之開州黃河在
開州北十五里則鄭衛皆在河之南故俱有河上之稱衛宣公
作新臺于河上此時尙都朝歌則在河之北鄭文公使高克禦
狄于河上則在河之南皆在濱河之境邠之戰晉師濟河是從

孟津濟大抵春秋時晉西渡河至秦則由蒲津南渡河至周鄭則由孟津東渡河伐齊則由衛之開州長壽津二者皆不言處所蒲津孟津皆在晉本境而孟津爲今河南府孟縣卽晉河陽晉與周鄭往來尤數凡使聘郵遞出軍振旅路必由此城濮之勝晉召王狩于河陽是從南渡河而北返邲之戰先穀以中軍佐濟是從北渡河而南至敗而宵濟掬舟中之指及楚莊祀河告成則在原武縣西北大河是時倉卒失次不復能整部伍從故道歸也周與晉南北以河爲界周都洛陽有北邙山山之北臨大河河北岸卽望見孟津子朝用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上蓋在孟津之南也衛遷帝邱後與鄭皆在河南兩國適晉則鄭由延津衛由白馬津白馬津亦曰延津其地名偶一見之

襄二十年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此爲廩延之延津哀十六年孔惲載伯姬于平陽行于延津此爲滑縣之白馬津也鄭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是延津在鄭之北游吉欲從此渡河北奔晉故駟帶追之及酸棗用兩珪質于河也齊地西至于河成二年鞏之戰襄十八年荀偃沉玉而濟是時河已南徙渡處當在今濬滑之間由開州長壽津昭定之間六次至河乃復大抵假道于此蓋是時晉地已有鄭之虎牢衛之朝歌并錯入山東范縣界與齊魯接壤大抵由河曲以北爲秦晉分界則謂之西河從河曲之南折而東經周鄭之界則謂之南河更從南河折而東北穿入衛齊界則謂之東河左氏于諸國行軍朝聘之往來皆以一河爲經緯最明晰有

法今據其可見者約著其地理如此使後之讀左氏者有考焉
書渡河考後

大河從古遷徙不常在春秋時已當劃分兩截看周定王五年
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與禹河故道南北相去幾四百里案
定王五年已未爲魯宣公七年春秋隱公元年已未至此恰一
百二十一歲適當春秋之半殆亦氣運使然學者不可不詳攷
也宿胥口在今衛輝府濬縣之西南滑縣之西北禹河則繞濬
縣之西而北流經廣平肥鄉合于泒水即泒水至肥鄉入河曲周鉅鹿即馬

貢所謂至

于大陸也至天津入海河行漯川後則繞濬縣之南大伾山之

足折而東流至長壽津復與漯別大河經內黃之東北流過元
城縣西漯河則經開州清豐抵觀城范縣之界復迤邐折而東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十一

經義叢鈔

十一

北流至濱州利津入海秦晉周俱在濬滑之西境與河徙無涉
齊地去徙處尙遠其改移者獨衛而見于傳文可考者莫著于
開州襄十四年孫劊入使衛獻公歌巧言之卒章其詩曰居河
之麋職爲亂階蓋指孫文子居戚戚在開州北七里故以刺之
使在宣七年以前河不經由開州無爲歌此詩矣哀二年晉納
蒯躓于戚皆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註云是時河北流
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河未徙
不經由元城無右河而南之理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
適晉將宿于戚史記孔子自衛將適晉臨河而反曰美哉水洋
洋邱之不濟此命也夫大抵河徙以後諸國欲適晉者必由衛
由衛適晉者必由開州長壽津蓋取道徑便孫林父擁兵居戚

踞大河之濱當南北孔道又結交晉之權要故諸侯畏之若一敵國綜而計之禹導河從積石起至東過洛浦迄今河道如故卽再經千百年亦應無變更蓋自鞏縣以西至秦晉交界東乎華山太行北邙重山疊嶂之間河勢不得橫溢至濬縣出險就夷春秋中葉河始徙向繞大伾山之西直北流者轉經大伾山之南麓出乎濬滑之間而東行漢之末季曹袁相拒官渡黎陽白馬爲戰爭要地至宋靖康之世猶然元代河合淮流大河經開封城北距濬縣又南徙三百里而禹貢所謂至于大伾者亦無之矣滄桑之故夫豈偶然要之禹河初變自春秋宣七年始余是以謹志之

春秋不書河徙論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十一

周定王五年河徙當魯宣公之七年爲千古河流變遷之始此係大事而聖人不書何也曰此可見春秋之書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列國不赴則魯史不書聖人亦無從書也曰然則列國之不赴何也曰是時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在今濬縣之境諸國獨係于衛周及秦晉皆無與倘衛而流殺人民漂沒屋廬則自不免赴告列國而是時河漯合行漯亦自能容河卽使小有決溢而三代之時民居稀少去水各二十五里凡山澤陸地皆不耕種水至得有所遊盪故雖經行滑縣及開州滑卽衛楚邱之地開州卽衛帝邱之地逼近國都而無甚患害本國不赴告鄰邦不弔災故魯史莫得而書也曰子何以知其然也曰據春秋宋大水則書齊大災則書宋衛陳鄭災及成周宣榭火

則書凡王朝及四鄰之國水火災祲無不書者豈有河流失常
壞人都邑而不重書之于策乎以是知不告故不書無大患故
亦不告也曰襄公二十三年爲周襄王之二十二年穀洛鬪毀
王宮至春秋襄二十四年而齊人城邾此時自當告于齊豈有
告齊而不告魯之理而春秋不書何也曰此魯人恥之故諱之
也凡春秋書列國之災無不行弔卹之禮者故宋大水而公使
弔焉宋災而諸侯會于澶淵歸宋財是時天子微弱晉亦失政
魯惟晉伯之令是聽晉魯皆王室懿親不徵諸侯爲王城邾而
齊叛晉乃行之故魯晉皆以爲恥而諱而不書亦非聖人削之
也通考春秋全經如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
日不流公羊云皆爲天下記異若循此例則茲之河徙與穀洛
皇清經解 卷三 夏五

經義叢鈔

三

鬪其變故更大而不一見于春秋者此可考見當日之情事與
世變而非聖人之有遺漏及有所筆削于其間通乎此而可以
知春秋書不書之故矣

春秋時藪澤論

余攷古之藪澤其見于爾雅周官職方及禹貢惟彭蠡震澤至
今長存其餘若蒗澤今爲曹州府蒗澤縣矣孟豬今爲歸德府
孟諸臺矣滎波今爲鄭州滎澤縣大野今爲袁州府鉅野縣雲
夢今爲安陸府雲夢縣至澤之古無而今有者尤不可勝紀洪
澤湖近古州來今壽州巢湖爲古居巢吳楚戰爭時未有也錢塘
江爲吳越分界吳越戰爭時未有也至洞庭爲稽天巨浸南旺
湖爲南北分水之脊春秋時不聞其名蓋水勢有變遷此盈則

彼涸雲夢竭而後水入洞庭湖大野枯而後水歸南旺澤滄桑之理使然至彭蠡震澤之所以亘古長存者蓋亦有故余生長東南熟知太湖利害又乾隆歲己未余自武陵浮錢塘徑建德入椒歛以達浮梁又自浮梁絕彭蠡以至九江假館大孤山塘與彭蠡相吞吐者一載有餘歸由湖口縣入大江浮舟東下細察水勢蓋彭蠡自南而入于江朱子謂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是瀾漫成數十百里之大澤而夏氏允彝亦云震澤四面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處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激盪靡寧因恍然曰一澤之所以長流至今者豈非以此之故哉蓋澤以受水必使四面高而中央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十四

春秋時海道論

杜少陵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說者謂此卽唐時海運也至元世祖時用宋末海盜朱瑄張清爲萬戶府歲運東南粟四百萬至燕京行之百年至明洪武永樂朝猶海陸兼運至會通河成而止儒者謂元虐用其民猝遇颶風顛覆至以生靈膏魚鼈之腹而不知浮于江海達于淮泗禹貢已有之海道出師

已作備于春秋時併不自唐起也左傳哀十年吳之伐齊也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卽今登萊之海道也國語哀十三年越之入吳也范蠡舌庸帥師自海沂淮以絕吳路此卽今安東雲梯關之海道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備人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是以聖人止守內地不矜遠略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齊地東至于海此特誇言耳其時登萊二府尙有萊介諸國與夷雜處至襄六年滅萊齊境始邊海而適召吳之寇楚使曰寡人處南海此亦誇言耳終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至秦始皇始兼桂林象郡而漢武遂遣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東越晉劉裕之滅盧循也遣將軍孫處帥師三千由海道入番禺中國遂以海爲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七

戶而在春秋時尙爲荒遠莫居之地故吳雖欲避楚長江直下之險止從淮右北道未嘗由海道使當日楚越甌廣而有之則樓船橫海之師且見于闔閭之世矣是以後世疆域益廣爲備益多煙燉障戍濱海相望而猶時有烽煙之警卽春秋吳齊已事較然可見世運遷流其亦有不得不然者哉

春秋列國地形險要表敘

險要之爲天下重也從未世起也羣雄起而後有戰爭戰爭用而後出奇制勝設守要害則險要尙焉太平之世天下爲家未嘗有也余讀左氏知春秋險要之地莫多於秦晉吳楚鄭衛鄭衛南北所爭而吳楚秦晉壤地相錯爲日交兵之國桃林二穀茅津之爲西北險也以秦晉七十年之戰爭著也

汪氏曰秦晉七十年之兵

爭起於穀之戰終於襄函谷一入秦而六國之亡兆矣鍾離州十四年十三國之師

來居巢之爲東南險也以吳楚七十年之戰爭著也林氏曰鍾離州來居

巢三邑吳爭七十年而後得此州來一入吳而入郢之禍基矣他如齊穆陵之

爲大岷晉劉裕過之而喜形于色者而地鄰昔魯強晉東來道

所不經故戰伐罕書焉晉南陽之卽河陽唐李光弼百戰守之

以固關輔者而界連周鄭方輻和以拱衛故兵爭亦不及焉輟

輟伊闕同一險也伊闕以備子朝而著而輟輟則無聞虎牢敖

倉同一要也虎牢以晉悼之城而著而敖鄆則無聞至晉楚懸

隔千里所爭惟在鄭宋楚戍彭城以塞晉之通吳晉城虎牢以

防鄭之服楚春秋尤大書特書少習武關爲秦豫咽喉之地秦

人滅都蓋欲南出以圖武關而卒不能有及楚圖北方將通少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六

習而晉人震懼豈非襄鄆商雒之間地形阨塞與函谷俱稱絕

險哉故險要有常所初無定形有千年不易之險要有一時因

敵爲防之險要往往在後世爲要害在春秋爲散地者此亦古

今時勢不同之故也聖王安不忘危大易有設險之義周書有

慎固之訓三代之世何嘗不以險要爲兢兢故詳列春秋所書

叅以後世攻守之事使古今山川險固瞭若列眉而列國強弱

之勢與當日行軍用師交爭累戰之故俱可考而知焉

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

春秋時列國用兵相鬪爭天下騷然然其時禁防疎濶凡一切

關隘阨塞之處多不遣兵設守敵國之兵平行往來如入空虛

之境其見于左傳者班班可攷也文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

瑕以守桃林之塞註云以備秦桃林今潼關也昭二十六年秋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註云以備子朝闕塞今
伊闕也二者天下之險必待紛紜有事而後遣將設守重書于
冊則其平日之漫無閑禦可知矣齊莊公之伐晉也入孟門登
太行封少水而還而晉僅于其還也使趙勝率東陽之師追之
而已而晉平日之備禦無有也吳闔閭之入楚也舍舟淮汭自
豫章與楚夾漢道由大隧直轅冥扼而司馬戍莒于旣陣始議
塞城口以邀其歸路而楚平日之控扼無有也是皆一夫守險
千人莫過使當日有一旅之師百夫之長當關旅拒則齊之啟
肱申殿必不能輕騎而入羊腸之隘吳之水犀精甲必不能疾
驅而至漢水之濱也以至文五年秦人入郟道由上雒出武關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七

經歷晉之陰地是時秦晉已絕好而都在南陽之析城深入東
南五百餘里秦出兵與楚爭郟而晉人不之禁也僖二十三年
秦人襲鄭道自華陰出函谷關經歷二嶠及周之轅轅伊闕而
後至河南之偃師行嶽巖深谷中二千餘里商人弦高遇諸途
而始覺而周人晉人不之詰也他若晉會十三國諸侯于桓而
桓爲楚地吳伐魯而子析故從武城道險是蓋列國皆然主者
無設險固圍之謀敵人無長慮卻顧之志處兵爭之世而反若
大道之行外戶不閉歷敵境如行几席如適戶庭主人能則有
秦穆之喪師主人不能則爲楚昭之失國春秋之所以日尋于
多事者以此也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曰慢藏誨盜夫
土地人民國之寶藏敵國外患國之大盜偃然弛備而欲狡焉

啟疆者不胥其篋而刼其藏得乎善爲國者慎其封境險其守
集深維大易設險之謀重凜周書慎固之訓庶乎姦宄戢志而
強鄰寢謀矣

春秋列國官制表敘

周禮爲周公制太平之書世儒多疑其僞獨有宋程朱諸大儒
亟稱之然以愚觀之竊有未盡然者昔先王經理天下天子治
內諸侯治外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特詳于列國君卿大夫士
其見于戴禮王制尤詳而周官二百六十獨列畿內之官及于
醢醢酒漿之細而于侯國之官概未之及僅于秋官大行人及
春官典命列其交際之禮與其命數而其職事則無聞竊疑周
公勒成一書以垂治典不宜舉近遺遠詳小略大如是春秋距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六

成周數百年其列國之官制猶存左氏因事類見可得什一于
千百雖其列國僭竊或妄有改更然其規模不甚相遠也王制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明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案僖十二年
管仲辭饗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
命士會爲太傅是卿命于天子之證也晉鞏朔以上軍大夫獻
捷于周而王曰鞏伯未有職司于王室是大夫不命于天子之
證也周制諸侯兼官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
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魯復有羽父
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此出當時之僭非周制矣左傳紀晉
事尤詳其職官雜見于事內孔氏爲疏通而證明之如御戎當
周禮之戎僕司士當周禮之司右騶當周禮之趣馬公族當夏

官之諸子公路當春官之巾車其制尤班班可攷其名或天子所制或列國自命名則均不可得而知矣至太宰之名則陳宋與吳楚俱有之陳宋爲三恪之後吳楚則僭王學者爲綜考其同區別其異于春秋魯史之內得見成周侯國之官制用補周禮之闕遺亦學春秋者之一大掌故也

春秋列國姓氏表敘

舉自禹貢曰錫土姓而左氏傳有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之分又別之以字以諡以官以邑其言姓氏之源流備矣至宋夾漈鄭氏作姓氏略乃復以左氏之言爲隘而推廣之得姓氏者凡三十有二類嗟乎夾漈之學貪多務博斬勝前人其所據者乃從典午以後經十六國南北朝之紛亂包羅囊括合併雜糅而于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九

邃古得姓之始與春秋列國由姓析爲氏族之源流未嘗深析而明曉也余嘗謂氏族之學至唐而極精亦至唐而極亂一亂于朝廷之賜姓再亂于支孽之冒姓三亂于外裔之入中國因蕃落以起姓何則自漢初已有賜項伯爲劉纒賜婁敬爲劉敬至唐而如李勣之徒不知其幾矣衛青以鄭季之子而冒姓衛氏曹操以夏侯氏之子而冒姓曹氏至唐而如楊國忠之徒不知其幾矣金日磾以休屠王太子而姓金氏劉元海以呼韓邪之後而姓劉氏至唐而侯莫陳之爲侯烏石闌之爲石又不知其幾矣唐太宗既有天下以地望明貴賤特詔高士廉岑文本之屬著姓氏譜先列天家次列后族及宰相凡長孫宇文皆登貴姓而于生民之初得姓受氏之由脈絡不可得而尋也源委

不可得而辨也又況夾深更在五季數百年之後乎善乎元儒史伯璿之論曰三代以後皆無所謂姓只有氏而已故後世但曰姓某氏而不敢曰某姓某氏蓋姓不可考故但虛其姓于氏之上而實其氏于下亮哉言乎愚謂欲考姓氏之分斷須以左氏爲樞紐蓋盤古燧人之初未始有姓也至庖犧得風姓炎帝得姜姓黃帝得姬姓帝堯以伊祁而爲祁舜以媯汭而爲媯至三代迭王及春秋之初分封之國存百有二十四稽其姓合中國與鄭疇僅及二十有一是時諸侯之國公子公孫支分派別列官分職世有掌司因以命氏而小國之卿大夫名字不列于經傳無可考者居十之九焉最著者姬姓則有周魯鄭衛姜姓則有齊子姓則有宋媯姓則有越與杞鄆芊姓則有楚其公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三

族之析爲氏者班班可攷又陳本媯姓自陳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晉之范本祁姓士會封于范而爲范氏其在秦者爲劉氏吳夫概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于齊爲王孫氏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又春秋重世卿爲之立後則置氏不必公族盡皆有氏也故春秋之初魯之翬挾柔溺鄭之宛齊之年皆無氏逮其後有沒而立氏者莊公季年立叔孫氏是也有邀鄰國以立之如四國爲賂故立華氏是也余因通考左氏以姓繫國以國繫氏俾後世知受氏所由來其有不見于左傳而爲後世韓曾歐陽志及史記世家新唐書世系表所推本如徐之本章禹曾氏之本鄆郤氏之本召亦間錄焉

春秋大夫無生而賜氏論

案春秋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定制也而胡文定於僖十六年季友卒發傳云魯之大夫有生而賜氏者若季友仲遂是也蓋季友於僖有擁戴之功仲遂於宣有援立之恩二君報之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春秋於此特書以志壞法亂紀之始謹履霜之戒其論甚正而其實不然三家稱仲孫叔孫季孫氏未嘗單舉仲叔季也莊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未嘗云立叔氏其有稱叔氏者則另爲一族宣公弟叔肸之後經所稱叔弓叔鞅叔輒是也論語孟孫問孝于我檀弓云此季孫之賜也俱有孫字若生而賜爲季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當云季行父季宿季意如矣何以復多贅一孫字乎且叔氏與叔孫氏又何分別也以是知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三

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之仲本是行次若已賜爲仲氏則其子歸父當稱仲歸父不當更稱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況仲遂父子止稱東門氏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證至仲嬰齊乃更受賜仲氏耳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非也大抵宋儒好橫發議論而讀書不精考究欠實往往多傳會影響後儒以其近正遞相祖述遂成鐵案殊不知季友卒時尙不氏曰季至其孫行父始以王父字氏曰季孫不可以孫而彊誣其祖襄二十三年外史盟曰母或如東門遂云云若仲氏果宣公所賜此係國之重典昭彰耳目外史必不易其稱謂而曰東門氏杜於仲嬰齊卒註云嬰齊襄仲子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旣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是則仲之有氏至嬰齊始受君

賜以前止曰東門與仲無與而文定以爲宣公生而賜爲仲氏豈不誤哉夫因其子孫而罪其祖父并罪祖父當日之君以莫須有之事遂爲一成不可變之獄此則宋儒刻論之過也彙纂曰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穀以爲賢之是也胡氏之說亦正但與仲遂並譏爲非其論而猶未察其於實事無據余是以綜考經傳而并正之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敘

三代之宗法原於封建蓋先王建樹屏藩其嫡長嗣世爲君支庶則推恩列爲大夫掌國事食采邑稱公子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世世不絕若異姓積功勞用爲卿世掌國政則各以其官或以邑爲氏然此非先王令典也孟子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五

曰立賢無方又曰士無世官故春秋譏世卿世卿之禍小者淫侈越法隕世喪宗或族大寵多權逼主上甚者厚施竊國陳氏篡齊三家分晉故世卿之禍幾與封建等然論者謂先王親親報功之典於是乎在儀禮喪服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戴記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自卑而別于尊者則國君之支庶別爲大夫所謂大夫不得祖諸侯者是也有自尊而別于卑者則單寒之庶姓積功勞用爲卿子孫世世宗之者是也嗚呼先王之立法豈能百世無弊哉在後之人因其勢而去其積甚者可矣由乎親親之義而言之則展親睦族爲國毘輔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而不能無尾大不掉之弊由乎選賢之意而言之則唯賢是擇不拘世

類所謂挹損彊宗獨摻主柄者而亦有枝葉衰落之患惟使恩有所止其疎者則齒于士族使各得以材能自進而其在位者則束之以禮法使有大故不得免于罪戾用此權衡輕重雖傳諸百世豈有弊哉以余觀春秋卿大夫其得失俱可概見晉懲驪姬之亂誚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皆出仕於外晉無公子秉政者而權卒移於趙魏魯之孟孫叔孫再世有大罪宜絕其屬籍而子孫仍列於貴位所以卒兆乾侯之禍出彼入此厥害惟均徵諸已事良用顯然惟楚之令尹俱以親公子爲之一有罪則必誅不赦所以權不下替而國本盛彊嗚呼墜往可以知來斯言諒哉

春秋刑賞表敘

皇清經解

卷三 夏五

經義叢鈔

三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故虞書有天命天討之文戴記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蓋自天子之統壹宇內與列侯之撫馭一國莫不由賞罰之得其道不僭不濫斯稱上理焉余觀春秋二百四十年知天子之所以失其柄而旁落于諸侯諸侯之所以失其柄而僭竊于大夫陪臣者皆由刑賞之失政爲之徵諸經傳可攷而知也蓋當春秋之初猶能脩命儀父爲諸侯而伐鄭伐曲沃猶能誅叛討篡刑賞未盡失也乃伐鄭而射王中肩伐曲沃而荀賈尋爲晉所滅其罪當滅國絕世而天子不聞赫然震怒列侯不聞敵王所愾從此姑息養癰馴至潰爛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時以無罪殺母弟而子頽子帶侵犯王室則避位而出奔爵命至于樊

篡弑而求車求金使命交馳列侯視之若弁髦蓋賞不足以勸善罰不足以懲奸徒擁空名于其上而已魯爲諸侯之望國而陵夷更甚慶父弑二君再世負大罪而累代貴位公孫歸父欲張公室而衰經出奔蓋文公之世刑賞出于仲遂文公以後刑賞出于三家其國命倒置宜也唯齊桓任管仲而楚荆楚用以創伯晉文舉卻縠而刑三罪民情大服庶幾得命討之義迨其衰也抑又甚焉列國風靡蕩無綱紀夫君之所以威其臣者大則誅殺小則竄逐乃當其始也諸侯皆以專殺爲罪其後大夫自相殺若齊之殺國佐晉之殺欒盈或出于闔閭或出于權臣諸侯并不得過而問矣其始猶以專放爲罪其後大夫不待讜逐自出奔以抗國君若孫林父之奔晉宋魚石之奔楚借援大國爲國生患兵連禍結易世不解上不得以威其下下反得以要其上矣究其禍亂安有底止惟明天子振興于上諸侯佐天子以大明黜陟天下正則一國莫敢不出于正大夫佐諸侯以振飭紀綱一國正則家臣陪隸無有敢踰越犯分者嗚呼此孔子春秋之所爲作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十四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六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春秋田賦軍旅表敘

周制授田以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耕之歲貢其入于上
餘私田得以自食所謂助而不稅其賦兵則九夫爲井四井爲
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大率以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入以次更調
此周制田賦軍旅之大略也自宣十五年初稅畝而田制始壞
私田始有征矣成元年作邱甲而兵制始壞每邱出一甲士一
甸之中凡出四甲士矣其始不過欲加賦以足用益兵以備敵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十六

經義叢鈔

一

至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昭五年舍中軍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獻于公自是公室徒
擁虛器于上向之增賦爲三家增之爾公室不得而有也向之
益兵爲三家益之爾公室不得而役也嗚呼自古奸臣竊國必
使怨歸于上而恩出于己而後民歸之如流水晉僖公之世碩
鼠興歌而曲沃得以支子奪宗矣齊景公之世踊貴屨賤而陳
氏得以厚施竊國矣魯自稅畝邱甲之興民困征斂戰爭不已
三子曰爲君虐用其民至四分公室以後必更示寬大以苛虐
之制歸于上以縱舍之實出于己民當其時如脫桎梏而就父
母誰肯爲公家盡力死關與季氏爲難哉乾侯之役子家子曰
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其明

證也迨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向之卽甲以益兵者增一兵適增一敵爾貨子猶粟五千庾向之稅畝以加賦者增一賦適爲季氏蓄一資爾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嗚呼誰知聚斂卽盜臣之藉手哉

卽甲田賦論

春秋成元年作卽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廉辨論中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卽甲者每卽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卽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于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于田上征之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二

車馬亦其遺意杜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卽甸所出卓哉斯論可破千古之惑而後儒往往不之信者則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六畜車釐旗鼓兵器帥而至之文疑此言與周禮相悖余謂周禮出于王莽時好爲繁重碎密之制特傳會司馬法以譬當世之愚民非周制之本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詩書非出于一人之手學者可因文思義以想見當時之制度非若周禮勒成一書有所增飾故至今猶可考而知也嘗攷左氏傳鄭莊之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晉惠公禦秦師乘小駟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衛懿公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則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溝洫之外別有牧地主伯亞旅而外別有圉人築場納稼之餘別煩芻茭且或秣飼不以時或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輦皆出民間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徭風有駮牝三千魯頌有駟駟牧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不特此也馬牛車輦皆民自具則必怨行役者兼述其供馬賦車之苦勞歸士者并慰其車煩馬殆之勤而東山止言制彼裳衣勿士行旻何草不黃之詩止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但曰民勞耳未嘗一言及車馬也且其制當自周初已定武王勝商克紂當云歸馬于民間還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上

經義叢鈔

三

牛于卒伍可矣何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且卽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旣云馬牛供于卽甸矣而大司馬校人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又云凡軍事物馬而領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與左傳授甲授兵正相類可見周禮一書有真有僞所貴好學深思之士旁通經傳參互而別擇之勿徒泥于先儒之成說庶乎考諸三王而不謬也謹因文定與季氏之說爲衡定之曰初稅畝加賦也作卽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春秋當日之情事瞭然若指而諸儒之說亦有所折衷矣

春秋吉禮表敘

昔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其目有三曰郊曰禘曰大

雩而望亦郊之屬因郊遂以有望凡郊禘及宗廟之樂用八佾之舞然亦有差別魯無日至之郊殺于天子四望闕其一雩惟建巳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餘因旱而雩則禱于國內之山川而已八佾惟用于文王周公之廟自魯公且不得與况其下之羣公乎至春秋之世其僭益甚或僭用日至之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是也雩凡二十有一皆書大凡早暵之祭皆僭用雩上帝之盛樂矣閔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僖公用禘禮以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始夷于常祀之禮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明八佾前此之皆用羣公之廟之無不用也嗚呼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是謂上僭上僭自魯公以後世世行之孔子身爲魯臣子而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十六

經義叢鈔

四

不忍言也以諸侯用天子之禮而旋爲大夫所竊是爲下陵下陵自宣成之世始之孔子心憂其漸而不能以救也不得已從其甚者書之郊以龜違書牛害書非時大不敬書大雩以旱書禘以別立廟與致小君書易曰履霜堅冰至是故書郊自僖三十一年始三桓之禍由僖基之也雩一見于桓再見于僖成五見于襄而七見于昭桓公爲三桓所自出至僖公而兆其毒成襄而養其癰至昭公則潰矣孔子立定哀之世目擊禍敗追原本始書之重辭之複繁而不殺君有短垣而自踰之何有于大夫曰猶繹曰猶三望曰猶朝于廟一爲幸之一爲惜之低徊之辭深于痛哭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嗚呼此孔子當日作春秋之發凡起

例也

禘

按杜氏以審諦昭穆謂之禘合食羣廟謂之禘禘卽禘禘卽禘一祭而有二名也故閔二年僖八年之書禘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穀皆以爲禘禘卽禘也故杜氏亦曰大事爲禘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亦禘也故孔氏正義亦謂之禘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明稱禘于武公定八年從祀先公傳明稱禘于僖公又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傳文灼灼可據故無論經書大事有事皆禘卽皆禘也自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謂禘專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而以毀廟與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謂之大禘

皇清經解

卷三章六

經義叢鈔

五

單就七廟合食謂之時禘夫后稷之所自出何人謂魯也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歷考詩書及孔孟之文無一言及帝嚳者大雅之生民商頌之長發魯頌之閟宮止及姜嫄元鳥無一言及稷契之父爲何人者乃史公因世本之妄說謂稷契與帝堯爲親兄弟果爾則堯在位七十載何不聞舉其親兄而必待舜舉之乎孔子又何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乎世本創其說于前而國語史記與戴記從而附會于後千年鉅典看破竟屬子虛故謂禘爲祭始祖之所自出者趙伯循不知何所本歷考三傳及三傳之註疏杜孔鄭賈服諸儒未之有也世特曰朱子大儒旣從其說不敢違異遂成鐵案後儒遂以經書大事爲禘祭有事

爲時祭于禘無與不知其實皆禘也故今斷從左傳及杜氏之說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復舅氏書

春秋十二公不書卽位者四君說者謂皆聖人削之然其說可通于此者卽不可通于彼于是各爲委曲相就之說而春秋之旨晦矣隱不書卽位文定主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其論固極正大然嘗竊惑之春秋之法是非善惡固云大公而不私然尊君父不敢斥言者亦春秋之定理也春秋惡天下之無王則亦惡乎一國之無君惡一國之無君則已更不當先萌無君之心而逞無君之筆夫春秋諸侯其不請命而無承者遍天下而文定乃曰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則是聖人欲正天下無王之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六

而已先逞無君之筆矣夫君父一也今有羣爲盜者于此而其父亦與焉藉令身爲士師而曰首誅吾父之爲盜者其可乎隱公卽有可絀之罪而聖人非絀隱公之人若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于此乎何恤焉則亦悖理逆倫之甚矣今謂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卽文定首絀隱公之意也此其說之可商者一也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不稟于君而稟于父可從未減義亦未安夫諸侯之位受之王也非受之父也既不稟于王則雖受之于父而亦爲擅立又可從而未減乎既可受之父而從未減則天下諸侯其于王法者少矣旣削隱公爲不稟于君父之例又未減于文成諸君而書卽位以書卽位者爲是則疑削卽位者爲非以削卽位者爲非則不宜以書卽位者爲是是非

可以互易予奪可以倏更隱何獨不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此其說之可商者二也又謂桓宣定三君皆繼弑而與聞乎故故亦如其常而書卽位夫桓宣繼弑君信矣若昭非弑也昭非弑而強使之同乎弑則亦糝糊遷就之說也桓宣之惡極矣俱志存乎殺兄定非志乎殺也但不能討意如爲罪耳因定不承于父難從受父未滅之例而直使與桓宣之弑君者同科則用法可謂不平矣此其說之可商者三也然則十二公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其義果云何曰一從其實而書耳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隱之攝而不卽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弑君而不卽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弑之實耳若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慶父立閔公誠無不忍子般之意

皇清經解

卷五 夏六月

經義叢鈔

七

然慶父醜聲昭著廷臣亦惡之季友之徒或有與之爭而抗者故亦不行卽位之禮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年實嘗卽位矣則經亦不容沒其實而不書卽位隱莊閔僖四君實未嘗卽位也則經亦不得強而誣之爲卽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于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卽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于莊閔僖三君不書卽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法于桓宣之不應卽位而書卽位者自有以發其狼賊無兄之隱于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卽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強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萬物無遁形聖人之意未嘗不深切而著明也或曰王法所最重莫過于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莫過于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卽位止

于從實而書之則所云丘竊取者謂何日子不稟于父臣不稟于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于衛人立晉之文發之矣不必更牽合于此也然則隱卽位不書止于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天下諸侯正其位然後可以有爲于一國不書卽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于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歟

案十二公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皆據實而書此本三傳及杜氏何氏范氏孔氏楊氏諸儒之註疏極明白坦易故朱子亦力主其說不知宋之儒者何故自生枝節謂不書卽位是仲尼削之至其不可通處則又分爲兩例以削隱公爲不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八

于君父之例而文成襄昭哀五年附之以從末減故不削以削莊閔僖爲繼弑不當行卽位之禮而以桓宣定附之以與聞乎弑及爲弑君者所立故不削五公之不削恕之桓宣定之不削罪之如此則聖人之立法令人得上下其手矣其意欲張大聖人之書法謂非此無以警亂賊之心而不知先自蹈于僭妄之失且卽據實而書而春秋之旨未嘗不嚴于斧鉞也夫史以傳信若魯君實行卽位之禮而仲尼沒其實而不書則春秋非傳信之書矣何以爲聖人之作乎愚故節錄三傳及諸儒之旨而以高先生之說爲定

春秋三傳禘祫說

今世之稱禘祫者謂禘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周以稷配魯魯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徧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嚳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所傳之三頌與孔子所書春秋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于嚳者因祭法有禘嚳而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子圜丘非謂宗廟之祭而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九

說亦非謂稷之生于帝嚳而因以祭之也况質諸三傳其禘之說又甚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穀謂之禘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年再殷祭何休云禘合也禘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禘所以異于禘者功臣皆得祭爾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畢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惟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羣廟之主絕未嘗有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于文王也鄭康成又謂禘之異于禘者謂第陳毀廟之主而羣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徵之春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

明明于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讎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爲武丁大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周公之手定而猶不足信乎雖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于魯也長發之言元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未嘗一語及魯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爲陳毀廟及祭功臣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之禮樂者蓋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以諸侯祀天子以干大戾乎况魯頌闕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于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尙書言后稷建邦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經義叢鈔

十

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顏師古註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惟夫不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嚳當之馴至漢祖堯曹魏祖舜牽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循復曲成其說至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辭此皆不深考于經之過也夫信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書春秋禘祫說後

禮家禘祫之說千古聚訟然愚謂古今世異而王者報本反始宜從其實如殷周之興肇基稷契則當以稷契爲始祖始祖正

東向之位始祖以上不必及也後世帝王以匹夫有天下則當以受命有功德者爲太祖太祖正東向之位太祖以上不必及也何以明之契始封商開六百年之基稷封有釐肇八百年之祚則商周之王自當本稷契至稷契之興不緣帝嚳無由追祀且稷契當日自是舜之臣子耳其初皆起于側微謂稷契皆帝嚳之子與堯爲昆弟此史家附會之說微之事實萬萬無是理何則生民與闕宮之詩皆陳姜嫄商頌之長發頌有娥如果爲高辛氏之子則商周不宜頌母而不頌父譙周云其父微故不著且如史家之說姜嫄爲元妃有娥爲次妃則稷契俱爲帝堯之兄而堯自卽位至殂落凡百有二十四歲計稷契當帝舜時年俱近百三十歲當已衰老不任事而堯在位七十載有親兄爲大聖人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十一

終其身不舉待帝舜而後克舉之恐親睦九族之聖人不應如是然則稷契同出于帝嚳且屬無稽而謂商周推爲所自出禘祀之於太廟不尤誣妄之甚乎商周禘嚳之文出于祭法與國語國語非左氏所作其文多與傳牴牾而祭法出于漢儒之傳會其爲不足信尤明也自是以後李唐有天下其先皇祖虎始受命爲唐公追謚爲太祖景皇帝則東向自宜屬景皇而獻懿二祖無與焉趙宋之太祖削平僭亂垂統百世其先未有功烈顯著爲王業所基者則東向自宜屬太祖而僖宣無與焉何也有安天下之功自宜享子孫百世之報王者祖有功宗有德蓋謂此也唐貞元中詔百僚集議典禮昌黎韓子謂當禘祫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退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

同時獻議五十七封惟顏魯公真卿與公意合朝廷卒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附獻懿主于興聖廟中後世不以王用司馬溫公議遷僖祖于夾室熙寧中介甫用事復還僖祖太廟而太祖退居昭穆時伊川程子獨是其說逮南渡後孝宗升祔諸儒樓鑰陳傅良等建議遷毀相汝愚王之而太祖始正東向之位時有宋建國已二百餘年朱子晦菴祖安石議爭之尤力謂僖祖上比稷契不宜遷毀然後世不以介甫及程朱之議爲是而以溫公等之言爲非者亦從其實也夫博學多聞明于掌故至昌黎介甫止矣精研義理至伊川晦菴止矣然而不以彼易此者蓋欲愜乎人心之同然初不必以其人爲輕重也曰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十五

經義叢鈔

十一

魯無文王廟論

往嘗疑趙伯循說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不知其說何所據及閱襄十一年傳有臨于周廟之文杜預謂此爲文王廟魯唯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伯循因而傳會之不知此係左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循不甚符合請得而詳辨之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魯以伯禽爲始封而周公留相

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公廟爲太廟魯公廟爲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廟三世比天子而更上之矣周有后稷之廟未聞更有帝嚳廟也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註云孔子始仕時助祭于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說之誣二也且既有周廟決無虛而不祭之理而魯享祀之典莫備于闕宮之篇其詩曰白牡騂剛但陳周公與魯公之牲不及文王也其說之誣三也春秋僖八年傳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別無禘于周廟之文禘爲祭祀大禮而行於太廟未知虛設文王之廟將以何用其誣四也且伯循之說以文王爲所出之帝以周公配若有文王之廟則當迎周公主合食于文王今不以子就父而反以父就子欲以重

皇清經解

卷五 夏六

經義叢鈔

七

周公而不虞其卑文王其說之不可通五也魯禘爲昭穆合食顯有明文若如伯循之說則文王虛其廟不祭而以文王下臨周公之廟周公應退居昭穆之列欲以重周公適以卑周公其說之不可通六也孔氏正義復以鄭祖厲王剡聃稱皇祖文王謂鄭衞俱立所出王之廟其謬益甚豈鄭衞俱得賜重祭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四明萬氏充宗更爲通其說謂魯禘不同周禘魯禘不追所自出蓋亦據明堂位及闕宮之文其於說春秋則近之矣不知周禘原無祭其所自出之禮何論于魯且帝嚳原非稷契之父何得謂禘嚳爲祭其所自出大傳及小記言祭其所自出者謂祭感生帝于南郊也非帝嚳也以感生帝爲誣妄而以帝嚳當之以周禘帝嚳而魯以文王擬之復以左

氏魯有周廟之說遂輾轉傳會其原皆始于趙伯循之一人則朱子信之之過也曰然則論語或問禘之說而夫子曰不知何也曰禘爲王者大祭蓋謂其禮樂特盛原不必謂祭其所自出也如周頌雝之禘太祖商頌長發之禘元王何嘗及于始祖之父而亦豈諸侯所得僭乎惟非諸侯所得僭而魯僭之孔子所以不敢顯言也必謂其追遠尊先及于無窮此後人故爲幽遠之論考之實事不然也

辨四明萬氏兄弟論禘之失

余旣博稽經傳定議以爲禘兼羣廟之主不追所自出已復遍考諸儒之說以參其同異而四明萬充宗氏著學禮質疑有禘說四篇其弟季桮復著論九首俱精詣博辨凡古今名臣學士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古

禘祫之議靡不搜剔遞隱考正疑互以求一是厥功甚大然愚嘗取而覈之季桮取孔氏穎達之說謂禘卽祫卽禘更無差別者其說與余同其謂禘兼羣廟之主徵諸長發之詩詳列元王相土成湯以爲羣廟合祭之證其說亦與余同至駁杜預稱禘爲三年喪畢之吉祭謂此乃魯末流之失宣聖特書以示譏不可爲典要議尤精當不可易獨其兄弟並謂禘兼羣廟之主復上追始祖所自出其說蓋亦本于程子及陳用之胡明仲黃楚望諸儒之說而不知其理之不可通也夫當大祭合食之時始祖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列侍若復追所自出不知始祖此時位置何處若並居東向則父子無並坐之禮若退居昭穆之列則褻始祖已甚進退無據無一而可故趙伯循謂祀于

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羣廟之主配如孔廟之配享自當旁坐以明有父之尊而復不與羣昭羣穆齒其說較爲有理故朱子遵用之蓋羣廟與所自出一祭必不可得兼萬氏謂禘兼羣廟之主與伯循異則是也謂復追所自出則非也且萬氏堅守禘魯之說爲報本追遠之至意者豈不以大傳小記祭法國語及儀禮喪服傳之爲經傳炳據昭昭可信乎哉然此數書之可信孰若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之言爲可信也武王既有天下大告羣后敘列祖之功德起自后稷而未嘗及于魯周公陳王業之艱難若幽風之七月大雅之生民與周頌思文之什邇后稷邇姜嫄無一言及魯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論追王上祀止及先王先公孟子言稷契之事詳矣未嘗謂帝堯之兄弟其謂稷契同出於魯者乃史遷據世本無稽之說戴記從其後而附會之耳國語非左氏所作其言多與傳牴牾且左氏已不可信何有國語儀禮喪服世稱子夏爲之傳要亦漢儒之筆耳如果係報本追遠大典何以詩書不一陳之而孔子孟子絕口不道也哉至充宗氏蓋闢三年五年之說謂禘每歲一舉行以午月此誤以四時之禘爲大禘而取徵于雜記孟獻子之言復以七月日至之禘與正月日至之郊對舉謂郊歲行則禘亦歲行可知嗚呼雜記之言已出漢儒更復憑此臆斷多見其不知量耳儒者從千百年後求先王廢墜之典上之信經其次信傳又其次則鄭王賈孔諸儒之成說猶不失爲近古然儒者猶當別白以求其至當若逞其聰明創爲異說意欲求勝前人而不

知適增後人之一噓耳萬氏兄弟最精于禮而猶有此失則甚矣經學之難言也

辨萬氏季埜論禘之失

季埜氏復著論曰自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創于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于高廟蓋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爲盛事顧其爲制以高帝爲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自時厥後禘名雖存而實亡嗚呼泥于祭法禘黃帝禘嚳之說是將使漢祖堯曹魏祖舜至唐宋更無可假托迺至明皇祖老子唐尊其廟爲太清宮前二日先行朝獻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又真宗更祖趙元朗宋尊其廟爲景靈宮前二日先行朝獻之禮次日朝饗太廟又次日有事南郊以爲如是而後得稱大禮合于先王報本追遠之意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六

不失諸傳會卽失諸矯誣是非俗儒泥古階之厲歟季埜復云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禘亦可舉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譴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遂詔罷禘祀神宗此舉真超出漢唐諸帝之上嗚呼季埜此言又何其與前說相背戾也夫過崇先王之禮而牽而合之謂後世不能盡合先王之禮而舉而廢之二者俱失善乎孔氏穎達之言曰禘禘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禘商周以稷契爲始祖漢唐以後以受命開國者爲太祖大合食舉盛禮如是則禘之典百世可通行何爲必舉而廢之哉季埜前所謂名存實亡者至此併其名而去之其故由于祭法侈大先王之禮謂虞夏商周俱有所自出

之帝馴至好奇之主攀附古聖而循名責實者又旋至廢罷此俗儒說禮者之過非後世人主之過也季楚以鄭氏釋經凡言禘者俱指爲祀天以爲妄誕不經不知鄭氏之失特稱感生帝如靈威仰之屬雜於讖緯爲非耳祭天之說起于韋元成王者受命未有不于天者詩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況受命之主乎明祖初定祭禮以始祖無可稽考特設一主曰皇初祖帝其有取于鄭氏之旨也夫

禘祭感生帝說

禮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康成註所自出謂感生帝也此極爲有見其見于商頌之長發大雅生民之篇彰彰可考但不當襲讖緯之說用靈威仰汁光紀不

皇清經解

卷五 夏六

經義叢鈔

七

經之名耳以稷契爲帝嚳之子與帝堯爲兄弟者此史遷踵帝王世本之謬而國語祭法皆雜出于漢儒以禘郊祖宗之祭謂虞夏商周皆有之遠追至黃帝帝嚳謂三代之祖皆一姓夫周公治定制禮而第因襲虞夏商之故事何以稱禮樂之宗乎且考諸商書止云大饗于先王未嘗有禘之名也則祭法之謬不辨可知矣且以生民之詩攷之以姜嫄爲帝嚳元妃者尤大謬自古帝王祈求子嗣必躬禱天地山川嬪妃不得與漢成帝祠河東泰時而昭儀在屬車豹尾間已爲淫褻非禮豈有帝嚳端居不出而令元妃徧行郊野于情爲不合于禮爲非宜且卽使元妃行禱亦當有千乘萬騎清塵警蹕如今士大夫家亦須有肩輿儼從乃至步行草野至足履大人迹此乃村姥里媪所爲

豈謂帝王之妃而出此且以爲無人道而生子亦宜秘不令宣
抑或別有處置而乃置諸隘巷寘諸寒冰且顯名之曰棄尤非
帝王行徑且帝堯以唐侯升爲天子此本與帝嚳不相涉若說
稷與堯俱爲帝嚳之子則稷乃元子當立決無不立稷而反立
堯之理堯必無不首先舉稷直待殂落之後舜方舉之之理且
不特此也頌之長發先儒以爲大禘之樂歌大雅之生民爲尊
祖以配天之樂歌以子孫追述先世豈宜復有遺漏何故但推
其母不推其父以帝嚳先代之聖帝豈其不足稱述而沾沾於
有媿姜嫄以爲受命發祥之始乎蓋稷契皆無父而生詩人明
言之曰有媿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卽感
生帝也以其無形無影故不可立尸又不可立主但憑依於始

皇清經解

卷五夏六

經義叢鈔

六

祖之神位以爲所自出之帝故當大禘之時始祖得正東向之
位羣昭羣穆以次咸列長發之詩自元王以及相土成湯并及
阿衡雖之歌兼及文王武王此其明證也若以帝嚳爲所自出
稷契將與嚳並居東面而饗乎抑退居昭穆之列乎趙伯循又
以爲禘祭不兼昭穆尤與經文不合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
知也以其理幽渺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是也以其爲天地生
人之始萬物皆爲同體故知其說者治天下不難也朱子惑于
趙伯循之說謂后稷更追上一世以爲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
之中又追遠以字內神奇渺忽之理出以腐儒拘文牽義之見
遂令後世漢祖堯曹魏祖舜影響傳會未必非斯言啟之也則

經學不明之過也

書陳止齋春秋郊禘說後

事有千百年之定案載在經典傳于學士大夫一旦以爲不然初似創論反覆思之而知其理之不可易此蓋好學深思之士讀書得閒默會遺經于千載之上卒以大白乎聖人之心非尋行數墨之士所可到也魯之有郊禘說者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蓋出于明堂位之文獨止齋陳氏以爲此東遷以後之僭禮也非成王所賜其說一徵之史記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據邵氏經世書惠公請于秦襄公祠白帝之年其後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再徵之春秋與魯頌其言曰春秋之郊何以始見于僖公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錄

九

未率爲常至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于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議其甚焉者爾三徵諸左傳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成王命魯不過如此而已若果如明堂位之言祝鮀不應不及四徵之隱公及僖公諸傳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眾仲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不答果若魯得行天子之禮則自始封迄春秋之初已四百年羽數何以始問于隱公昌歆形鹽以之饗天子之元老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可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列國

名卿之有識者無不微文示譏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則郊禘之說當從劉恕爲得也止齋此論樓氏鑰亟稱之以爲千古未發余謂此亦心理同然特世儒爲成見所封不之察爾明堂位出于漢儒特傳會魯頌白牡駢剛犧尊之文以爲此天子所賜而公羊子又附益之曰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夫以周公大聖魯公大賢豈宜過受天子之恩以自夸大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魯頌鋪陳郊禘盛典而其言成王之命叔父未嘗一言及天子之賜第曰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此尤可與祝鮀之言相發足徵郊禘非成王所賜而出于東遷以後之僭禮無疑也止齋爲浙東巨儒其論郊禘之事深有合于余心爲表明而論著之如此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三

春秋凶禮表叙

世儒多以例釋春秋吾不知所爲例者將聖人自言之乎抑出于後儒之揣測也是不以凡例釋春秋而直以春秋釋凡例而經旨益晦余觀凶禮一編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法其微意所在往往前後不相蒙始終不相襲而知例之斷斷不可以釋經也儀禮喪服傳曰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子爲父妻爲夫諸侯爲天子及臣爲君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春秋之世有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擅自盟會及郊祀又大國受小國之奔喪會葬而未嘗以禮報者而君臣之道闕有居喪而納幣衰絰而從戎耐廟而逆祀而父子之倫喪有以妾匹嫡天王歸賵列國會葬下及僖宣襄昭四妾母薨稱

夫人葬稱小君而夫婦之道苦聖人于百五十年間一書之再書之垂戒深切著明矣然以魯不報答小國爲非禮至昭定之世滕薛及曹魯俱遣使會葬似足正邦交之失而聖人未嘗與也以躋僖逆祀爲非禮至定之八年從祀先公似足釐廟祀之謬而聖人未嘗與也以以妾配適爲非禮至定哀之世定嬖不書薨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似足正嫡妾之分而聖人未嘗與也不與者何也前之失由魯之情強凌弱倨傲無禮後之失由季氏之樹援結黨弁髦其君前之失由禮臣之逢迎主上紊亂典禮後之失由陽虎之謀爲不軌假正濟私前之失由諸公之私厚所生混淆名分後之失由季氏之目無君上菲薄禮儀聖人前後各據實書之以著其顛倒益甚罪狀益深世道益不可問而世儒顧以例求之夫一年之內有寒暑一日之內有朝夕寒暑異而裘葛不異朝夕異而饗殮不異可乎哉昔人序少陵詩有云太平贖武則志在銷兵神京陸沈則義嚴討賊嗚呼少陵之詩且然何況春秋出自孔子哉故欲執少陵開元天寶之詩而例諸肅代諸作則泥矣執孔子隱桓莊閔之春秋而例昭定哀之春秋則鑿矣學者無以傳求經並勿執經以求經惟熟覽二百四十二年之情事而綜考聖人前後之書法與聖人默會于千載之上庶乎可以得之若執一字以求之如宰咺書名王不稱天之類不爲酷吏之舞法深文則爲兔園之咬文嚼字而春秋之義隱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六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七十六

經義叢鈔

三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七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木補編

春秋大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春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論

案左氏以叔姬爲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言立其姊以爲夫人

遂以此叔姬爲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爲杞之所請繼續爲昏者揆之

情事可謂大謬據今士庶之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杞何敢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一

後來逆喪姊姊二人前後俱爲所棄杞何強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旣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爲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爲是其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爲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復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看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敵呂氏大主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于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有所爲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欲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爲得乎

春秋文十六年毀泉臺論

案公羊傳云泉臺者郎臺也未成曰郎臺既成曰泉臺卽莊三十一年所稱築臺于郎者諸儒俱從之以是爲彰先祖之過故譏愚統經文前後觀之而知其說非也據左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杜註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毀之正義云臺在宮內人見蛇從宮而出毀臺并毀其宮也劉氏做謂迷民以怪蓋取是說意泉宮當爲聲姜所居如東宮西宮之屬近在宮闈之內蛇出而夫人薨以是爲不祥故欲毀若云郎臺則郎地在今魚臺縣去魯都二百里係邊鄙之地世無邊鄙有妖青而以爲應在夫人之理卽云毀泉臺與上夫人薨各爲一事不相連屬而經于夫人薨下間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二

無異事不另志日月則當于是日毀矣若非爲宮內不祥急欲毀去世豈有當衰麻哭泣之時而欲改革先朝故事毀二百里以外之臺之理孫氏覺曰毀者全除之與墮異先君爲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先君爲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夫事之是非且勿論而毀于聲姜薨日子情事總覺迂緩不切故知迷民以怪之說爲是也十八年二月公薨于臺下黃氏正憲謂卽其地則蛇之妖不係于聲姜而係于文公天意若曰公當從此宮出從先君子地下理未可知夫春秋之敎屬辭比事然亦有不當聯兩事爲一事者如文十二年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自是兩事而左氏必欲強合之遂以爲杞伯之朝請絕叔姬而無絕昏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此與情理不

合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何與杞伯來朝事耶如此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此因夫人薨而毀本自一事而公羊必欲強分之遂以泉臺爲莊所築之即臺何休注云譏臨民之漱浣與泉字義合更極牽強夫人于是日薨泉臺于是日毀經文所書不顯然耶傳之當從與不當從一斷以經而已矣

春秋昭八年葬陳哀公論

春秋之法內賊不討不書葬然亦有書葬者如蔡景公許悼公是也國滅不書葬然亦有書葬者若昭八年楚人滅陳春秋書葬陳哀公是也蔡景許悼之葬諸儒求其說而不得往往曲爲遷就迄無一定先師高紫超先生論之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薨葬者不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掩其弑逆之迹告

皇清經解卷三百七

經義叢鈔

三

于諸侯隆禮以葬則亦書葬春秋一皆據實書之耳善哉言乎可謂得春秋之旨矣昭八年陳哀公之葬諸儒多異詞左氏謂嬖人袁克葬賈服以爲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奭之下指爲楚葬孔氏又申杜預之說謂若果楚葬宜云楚人葬陳哀公如齊侯葬紀伯姬之例不得直言葬由是註疏據左氏以爲定案矣而後人又從而訾之趙氏謂袁克非大臣何能辦葬死君又何能告諸侯使會葬黎氏謂陳爲楚據魯豈敢于其葬而使臣往會之彙纂因折衷其說謂葬宜從傳文而魯往會葬則不可解楚方滅陳諸侯震恐故下文九年春魯使叔弓會楚子于陳以致其敬豈有先使人如陳會葬陳君之理蓋必魯會葬而後書常例也獨此役魯未往會葬而變例得書是聖人存陳之意果若

是則魯實未有其事魯史未有其文而夫子書之是誣也矯也欲存筆削之義而先著矯誣之筆不足以垂法後世竊謂此亦聖人據實書之耳蓋楚棄疾奉孫吳圍陳托名討罪于哀公固無仇也滅陳之後大葬哀公使其故臣告于諸侯遠近畢會以示恩禮一以悅陳國之遺民一以掩四方之耳目而已因得取國而無慙魯之往會亦承楚意而爲之與九年叔弓會楚子正自並行不悖是則魯實會葬矣春秋安得不書葬楚實以禮葬哀公而使魯往會矣魯之會葬固無嫌若如左氏之說則爲袁克之私葬必不能告于諸侯也魯必不敢逢楚之怒而往會葬也春秋何由得書故此事當撥棄左氏而信經文比事觀之較然矣其他滅國而不書葬者或仇怨相伐俘其國君或死于其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經義叢鈔 四

不辨自明矣

春秋定十五年妣氏卒論 附哀十二年孟子卒

妣氏者哀公之母定公之妾也前此僖宣襄昭四妾母皆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君子譏之曰僭則妣氏之書卒而不書夫人書葬而不稱小君爲春秋許其復正乎曰不許也四妾母之稱夫人稱小君也是君之欲私厚于其母也此妣氏之不書夫人不書小君也是強臣專制陵蔑其君使君不得加厚于其母也君欲加厚其母而臣下曲意以成之其事雖非而猶出于尊君愛上之意使君不得加厚其母而舉國知有權臣不知有君上其

事雖正而實爲無父無君之尤嗚呼亂臣賊子欲肆無禮于君父其事未有不出于正者也必擇舉世所共憤賢人君子所歎息痛恨者一旦行之使舉國翕然而後可惟吾所爲而不吾忌陽虎欲作亂而先順祀先公王莽之追奪丁傅董卓之駢誅宦官皆爲移鼎之漸而春秋安得許之哉夫奴氏猶妾母至孟子爲昭之嫡夫人而亦書卒併不書葬則季之專制可見矣或謂舊史固稱夫人孟子薨夫子特削而書卒以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戒曰此尤悖理之甚也且娶吳爲同姓罪在昭公耳于孟子乎何尤昭公畏吳而與爲昏生以夫人之禮崇之則死自宜以夫人之禮葬之仲遂弑君之賊而宣公旣以爲大臣則當隆始終恩遇之禮故春秋書仲遂卒于垂猶釋去籥此尤筆法之

顯然可見者豈孟子之同姓反不得比于仲遂之逆賊乎哉季氏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又弱其配使不得成禮以葬此凡有血氣之所同憤者聖人據實書之以示凡爲臣子者皆當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顧謂季氏實以禮葬夫人夫子因其同姓而削其葬並削其號於痛心泣血之日而爲索瑕摘垢之舉且以前日昭公之罪而移罪于孟子于專爲失實于情爲非宜聖人固萬萬不出此用是知聖人之于經皆是據實書而非有意筆削其閒也前此四妾母實以夫人之禮薨之實以小君之禮葬之則春秋安得不書夫人不書小君此奴氏與孟子實未嘗以夫人之禮薨小君之禮葬則春秋安得而書夫人書小君然于其書者可以見以妾配嫡名分僭擬之嫌于其不書者有以著

強臣專制陵逼其君之實則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而十二公之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概可見矣

春秋桓莊二公不書大夫卒論

春秋隱爲公子翬所弑賊在內故不書葬桓薨于齊仇在外故書葬而于桓莊之大夫俱不書卒以著其反面事仇偷生隱忍以是爲舉朝無臣子也考桓莊二公歷五十年大夫之卒多矣惟于莊三十一年書公子牙卒然此當在有罪刺殺之例春秋諱之而書卒非恩禮所加故知皆仲尼削之也然宣亦繼弑而叔孫得臣之書卒何也曰春秋自僖公以前以治世之禮治之自僖公以後以亂世之禮治之以治世之禮治之者著賞罰之大公周道未衰而僖公猶可與有爲也以亂世之禮治之者著皇清經解卷五十七

經義叢鈔

六

賞罰之失柄周道大壞而春秋將夷于戰國也夫子列僖公之詩于魯頌因哀公之獲麟而作春秋其治亂之分乎僖公之作泮宮復闕宮不書于春秋而特列于頌以爲是三王之事周道其猶可爲也故于僖公以前春秋一皆以王道治之至僖公以後三桓盛矣魯之衰由三桓聖人于此詳書三桓之事以著世御擅政之漸壞法亂紀之由至昭公則魯非復周公之魯而爲三桓之魯矣故聖人不復以王道治之以爲誅之將不可勝誅而反掩其背上無君之實觀于桓之世公子翬不書卒而定五年書季孫意如卒彼躬負大逆者且然又何論于舉朝之士大夫乎此則聖人之微意讀者當分別觀之可也

春秋左傳喪畢吉禘說

士虞禮記卒哭明日以其班耐檀弓亦言鍛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鍛蓋亦以周耐太早急于神其親也陸象山先生居母喪欲卒哭而耐除几筵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朱子朱子告以鄭氏儀禮註耐已五反于寢象山謂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朱子痛闢之以爲無論古禮但今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孝子之心豈能自安後儒多疑朱子謂喪禮每加以遠見于坊記喪事有進而無退見于檀弓皆主不反寢之證也鄭氏初爲此說朱子乃棄經而信傳可乎且廟者鬼神所依寢者生人所居既耐廟而仍反于生人雜選之所于理亦覺未安余嘗考之朱子三年而耐之說蓋本程子張子之說程張之說實本左氏喪畢吉禘之說也程張俱云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經義叢鈔

七

于何處必俟三年喪畢始祭祧主藏于夾室新主乃自殯宮入于廟此特據左氏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以主與廟對稱謂主應不在廟而在寢爾未嘗據儀禮以立說也卽如春秋所稱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則以練爲斷杜氏用賈遠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說亦不同朱子謂穀梁但言壞舊廟而不言遷新主安知其非于練而遷舊主于三年而納新主耶朱子之意蓋謂三年遷新主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其卒哭而耐則仍反主于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爾其于孝子之心則安矣而于喪事卽遠之旨相悖且既不于廟以神其親矣不知卒哭之明日又胡爲先多此一耐也至賈疏又云惟耐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訖反主于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是使死者于

廟乍入乍出漫無一定既求合儀禮卒哭而耐之文又合穀梁
練而壞廟之文又欲合左氏喪畢吉禘之文拘牽遷就吾恐先
王制禮不知是之委曲也朱子謂耐與遷是兩事耐者耐于所
當入之祖廟并祭其祖是祖孫同廟而享至喪畢祖遷于高祖
廟高祖藏于夾室然後奉新死者之主入廟穀梁謂壞廟易檐
改塗正是耐以後遷以前之事此在周制則可行爾後世自漢
明帝以來天子之廟且同堂異室在士大夫則同室異龕爾四
代並在一處安得耐時祭于其祖之龕躐其父而配享乎竊謂
今日孫耐于祖斷不容泥而卒哭明日之耐既有孔子善殷之
言則亦不必以儀禮之本文爲拘也書儀家禮及前明會典俱
耐後復主于寢從鄭氏之說而家禮則告耐于卒哭而耐廟于
皇清經解

卷五章七

經義叢鈔

八

大祥蓋兩從焉近儒謂卒哭至大祥相去幾年而絡繹成兩
耐非人情且已告祖考以將耐死者之主矣而仍不入廟祝文
亦虛不若信程張之說以大祥之明日耐廟改主遷耐同日行
之爲近情而不可易也開元政和二禮卒哭之後不耐廟至三
年禮後耐其亦有見于此歟

天子諸侯喪禮已廢絕于春秋時論

世傳儀禮爲周公所定然其中聘覲燕食多係王朝邦國之禮
而喪禮惟載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天子諸侯之喪禮闕焉不載
孟子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怪駭孟子亦第
陳其大概而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嗚呼孟子去孔子之世未
百年而當日之習尙如此則其泯焉廢墜豈一朝夕之故哉余

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于春秋時無疑也蓋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子之葬而甘僕僕于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于魯求賻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椁有四阿棺有榦檜僊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妻不踴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號秉禮而葬昭公于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爲天下之達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于杏壇之上故孺悲曾學士喪禮于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于千百至孟子時有土之君覲焉人面以三年之喪之達禮而怪駭爲不經杞宋之無徵豈獨爲夏殷之禮歎哉曰然則聘聘燕食之禮之獨存何也曰此正可覘春秋之世變也春秋時覲享之禮雖廢然晉文會朝王于河陽厲公以諸侯伐秦如京師其禮猶相沿王朝與列國交聘晉楚諸大國受諸侯之聘使儼然同天子之儀至燕饗及勞賜臣下列國尤多而春秋之世尙文相與致講于俯仰揖讓衣裳綈衽之間故歷久而著明喪禮則根乎至性而人心澆漓有土之君尤甚景王有三年之喪二而燕樂已早衛太子術之哭而不哀魯昭三易衰衽如故衰其弁髦棄之

久矣故聘覲燕食之禮不廢春秋時習行之也士喪禮之不廢則孔子與游夏諸弟子講明而力守之也至天子諸侯之喪禮則廢墜已久典籍缺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余年二十一執先府君喪讀喪禮嘗恨儀禮獨詳于士不獲觀天子諸侯之全竊意儀禮詳載其節次而周官散見于各職嘗欲彙萃三禮大小戴春秋三傳及鄭賈諸儒儀禮註疏推類及天子諸侯者裒輯成書以補儀禮之闕因循未逮迄今老矣究觀左氏乃知其廢失實始于春秋時不由秦火今諸儒之所傳者亦未必皆周公之舊也

春秋賓禮表敘

昔者先王爲賓禮以親邦國制爲朝覲聘問會同盟誓之禮所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經義叢鈔

十

以協邦交明上下崇體統息紛爭也六年五服一朝又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則世相朝終其君之世一見而已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是則朝聘會盟由來舊矣當其時諸侯率天下而羣奉乎一尊天子錫隆施以推恩乎萬國疏數有常期貢賦有常數齊魯有常典體統相承尊卑不紊豈非天下爲同大一統之世哉東遷而後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于是列邦不脩朝覲之禮而天王且下聘矣歸賂矣錫命矣終春秋之世魯之朝王者二如京師者一而如齊至十有一如晉至二十甚者旅見而朝于楚焉天王來聘者七而魯大夫之聘周者僅四其聘齊至十有六聘晉至二十四而其受列國之朝則從未嘗

報聘焉由魯以知天下而王室之微諸侯之不臣概可見矣隱桓之世盟會繁興諸侯互結黨以相軋自莊十三年齊桓爲北杏之會而天下之諸侯始統于一無敢擅相盟會歷一百五十六年晉伯衰鄆陵始復爲參盟而諸侯之權復散七國之分擾秦雄之并吞實兆于此蓋嘗綜一經之始終而論之由王而伯由伯而爲戰國世運遷流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其于魯論則深予管仲之伯蓋悲王道之不行而以爲惟伯猶足以維之也至伯統絕而春秋不得不夷而爲戰國矣觀于朝聘會盟而天下之勢由天子而諸侯而大夫屢降益下歷歷可見故備列之

春秋軍禮表敘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經義叢鈔

十一

晉書禮志曰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所以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晉文大蒐以示之禮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則蒐狩之于禮大矣哉周衰禮制廢壞軍禮尤甚以魯一國言之其始也縱弛忘備強鄰交侵臨時講武淹留異地其繼也權臣僭竊國柄倒持贖武興師征役不息夫子于此蓋不勝世變之感焉故蒐狩之合禮者皆不書于桓莊之狩必書公志非時與非地也則其平日之忘備而國威之不振可知矣昭定之蒐不言公則軍非其軍國非其國君若贅旒然其得失無與于公也而魯事益不可爲矣爰綜蒐狩之見于經者并大閱治兵與夫乞師

獻捷歸俘都爲一編以志魯之遞衰非一日之故云

春秋嘉禮表敘

先王厚男女之別重繼嗣之原爰定昏禮爲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所以別嫌明微先德後色垂萬世統至深遠也東遷而後禮教不脩倫紀廢壞陳靈以君臣淫晉文以懷嬴薦寵衛宣有新臺之刺齊襄有南山之行人道同于禽獸典禮棄若弁髦大亂極矣聖人憫焉是故詳其制于禮而嚴其律于春秋自古天子尊無與敵不行親迎之禮娶后則使卿逆上公監之而祭公以專行見譏劉夏以官師致褻春秋志之謹名分窒亂源也十二公之違禮莫甚于莊宣莊公當親喪而主王姬娶仇女而躬納幣宣公倚齊得國結好圖昏卽位未幾速行喪娶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經義叢鈔

七

有人心者謂宜于此焉變矣內女爲夫人者七其三不克終不書歸餘皆有故而書鄆季姬之歸不書歸逮歸寧而反書歸譏在魯也紀叔姬以媵書宋共姬致三國之媵而亦書賢之也叔姬以子身而全宗祀共姬待傳姆而蹈烈火秉禮守義矜然不淖庶幾周公之教猶有存焉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勸也嗚呼昏禮有六而春秋書納幣逆女與夫人至從其重者書之也而或失之略或失之過失之略者輕妃偶而虞不終失之過者諂強鄰而羞宗廟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春秋譏不親迎論

春秋隱二年紀履緌來迎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史公于外戚世家云春秋譏不親迎索隱引此傳

文以爲證後儒承其說因于莊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穀梁曰不正其親逆于齊也謂親迎合禮不書以親迎離人之女故書而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皆主不親迎之說是則公穀及史遷皆以爲諸侯當親迎千百年來無有異議矣程子獨辨之曰親迎者迎于其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而遠適他國以逆婦者非唯諸侯卽卿大夫亦然文王親迎于渭周國自在渭旁未嘗出疆也況其時乃爲公子未爲國君其說精當足正千古之繆文定主不親迎之說而又謂或迎于其國或迎于境上彙纂譏其未有定見旣曰迎于境上矣則未入境之先安得不以大夫逆之則三公子之如齊迎女禮也旣已合禮春秋何以書彙纂譏文定之無定見而究未發明所以書公子逆女之故則此案終未結余懷此疑凡數年後乃因而斲之曰程子之說是也公羊謂譏不親迎非春秋之旨史公所云蓋習見漢世尊崇后家而援公羊以爲說後儒遂以爲定例過矣翬與遂之書逆女也惡其寵逆黨結強援也僑如之書逆女也惡其通國母擅國權也統觀前後經文而聖人之旨自見與不親迎何涉乎何則翬以隱十一年弑君而桓三年卽爲命卿而逆女遂以文十八年殺子赤而踰年卽冒國喪而逆女此爲結援強大以求道前日滔天之惡僑如以成十四年逆女而十六年卽與姜氏謀逐季孟而出奔此爲專擅國柄以預釀後日竊國之漸比事觀之而書法之故瞭然矣至紀履緌之逆伯姬以吾女遭人倫之變而特

詳之亦初非以其不親迎也夫逆女使命卿其常耳必以爲譏不親迎假合婚于秦楚而爲國君者將舍國事之重越千里踰時月以求婦乎魯十二公之夫人若子氏若妣氏若歸氏均非若齊魯之近也當日必以大夫迎之而春秋不悉書者此正所謂常事不書也昭公娶于吳而魯之諸公未嘗涉吳境此當使誰迎之乎夫春秋之書來逆者若莒慶若齊高固此則親迎矣而春秋書之者惡其以大夫伉諸侯而莊宣二公以國君而自屈故特書之其意各有在亦初不關乎親迎與不親迎也自公羊爲此說而史遷祖之後世遂成鐵案之不可易雖知程子之說之爲是而終莫能撼多爲依稀兩可之論按本塞源當自公羊始而後是非之說乃定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經義叢鈔

尚

春秋王迹拾遺表敘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虢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虢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賦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二邾本附庸也進爵而爲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于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于夫人虎牢已兼并于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興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荀賈且爲

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獎篡弑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峭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嗚呼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凌夷衰微至此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頽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闕政本不脩皇綱陵遲君子閉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伏強暴若襄王拒請隧定王詰鞏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却強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踈蹠之馬嗚呼其難哉爰自春秋始年訖於獲麟列王朝之事之散見經傳者都爲一編于魯春秋之內得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經義叢鈔

五

二百四十二年之周史亦吾夫子之志也

春秋魯政下逮表敘

從來國家之欲去權臣也必俟其有可指之罪一朝卒然而去之無使一擊不勝至於再擊則彼之聲勢益張蟠附益固而吾之國威亦頓挫又必所與謀者皆正直無私國人素所傾服之臣是故必如舜而後可殛四凶必如周公而後可誅管蔡愚觀昭公乾侯之事而知三家之所以蔓延不可制者非獨三家之罪亦魯之羣公有以自取之也何則國家之患莫大乎世卿然相沿已久不可驟革季子有大功而執政爲卿宜也叔牙以就鍼巫之醜而業許爲立後至如慶父胡爲者通國母弑二君負滔天之惡此斷斷宜絕其屬籍矣而亦爲立後逮其子敖棄君

命從已氏罪尤必誅不赦而其二子儼然爲貴卿從此三家遂如鼎足不可去一父子再賁重罪而寵榮不衰此時魯之威柄

已倒地此根本之失首宜歎息痛恨者也至當日魯之欲去三

桓非一世矣患在發之太早謀之太疎一發于歸父宣十再發

于僑如成十三發于南蒯昭十至平子登臺之請而凡四矣每

一發不勝則三家之聲望益隆國人之屬望益切此非欲去之

直爲三家立赤幟助之翌而飛也請得而言之季友有定國之

功而其子無佚早死孫行父于文之六年纔受室爲卿此時年

少位卑惟仲遂之言是聽未有可指之罪也若追論弑子赤之

事則宜先誅仲遂而後及行父今歸父以逆賊之子而欲圖行

父忠賢之後且當時行父與蔑俱有賢聲國人豈能服乎國人

不服必不能去不去而君臣之間必不相安此魯之失計一也

嗣後行父稍稍肆志矣鞏之戰一怒而興舉國之師役滿朝之

將功成志得立廟銘鐘然終成公之世與仲孫蔑其政小心畏

慎俱爲賢卿聲望猶出僑如遠甚一旦僑如通於穆姜欲藉晉

力以去季孟并欲廢公此時公視季孟如唐之五王而視僑如

與其母乃章后與三思爾非特國人與之并公亦且委心聽任

如同舟之遇風此魯之失計二也嗣後行父悟威權之不可去

手幽君母刺公子偃然皆藉君意以行之至其子宿乃遂攘奪

國政適值襄公幼弱父喪未期卽首城賜邑視叔孟二卿蔑如

也行父卒後次當及仲孫蔑蔑之後當及叔孫豹此二子皆賢

大夫也魯之舊例執政以次更代俟其人已卒然後遞掌國政

而宿之凶餓二子皆畏之慮其軋已故宿請作中軍而豹卽有政將及子之言不欲與爭旣得國政兵柄在手入鄆以自益城成邑而偃然居叔孫之上凡意如逐君之事皆宿倡導之至宿死而其子紇早卒執政次及叔孫舍舍爲政凡十八年無能革意如之惡且事事欲傾陷叔孫致之死此時之罪狀人人欲傳亦其腹中矣然南蒯特不得志于季氏之徒非能爲國除患一旦造謀智短慮淺謀未及成先懼弗克叛而奔齊身冒不韙而欲除百年之積蠹有是理哉此魯之失計三也當此國威三挫之後魯人視公室真如死灰之不復然而濡首富貴之徒咸奔走季氏昭公踵此而欲與季爲難此如命遼卻以攻曹瞞其不爲刃出于背者幸爾追維終始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季桓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經義叢鈔

七

子遭陽虎之難急用孔子孔子爲政三年三都隳其二公私俱安魯國大治此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者也陽虎謂孔子好從事而亟失時蓋欲招孔子以共圖季氏貨蓋如董卓曹操之流欲以蔡邕荀彧擬孔子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繫易豈不深切著明矣哉

案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左氏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共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間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乘意如兇惡之後遭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二家墮費墮郈譬之虎穴虎出而羣狼

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并私門亦安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肯墮成季叔亦漸漸生侮志慮一變旋不用孔子患難則志之安樂則棄之亦時勢使然至哀之十五年孟氏之成宰公孫宿亦叛入于齊踵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于其位當能感悟孟氏使漸就約束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至哀公之世孔子已告老陪臣之禍已銷而三家復熾哀公復孫于越蹈乾侯之轍尾大不掉之禍至于如此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春秋子野卒論

春秋子野卒左傳曰毀也穀梁曰日卒正也歷漢以迄宋明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六

有以子野爲弑者獨近日望溪方氏斥之爲弑與子般子赤一例初見似創迺余反覆觀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胡茅堂氏謂子般子赤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而亦書卒不覩傳文何以知其非弑余謂正惟覩傳文而益知其弑無疑特世儒爲成見所封不之察耳蓋嘗學斷斯獄隱之遇弑也傳稱館于爲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爲氏子般之遇弑也傳稱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壘賊子般于黨氏凡亂臣賊子謀行不軌類不于宮庭慮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閒於寬閒隱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且爲後日諉罪飾奸之地況此傳更明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弑逆之罪季氏將誰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蓋而彌彰也且所

云毀者以爲哭泣哀傷而毀乎則當在大斂小斂搶天呼地之際以爲歎粥疏食不勝羸瘠而毀乎則當遲之期月經年之久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去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則已遠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廬室之毀獨無恙次于季氏遂至一毀而卒乎且季氏爲正御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藥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世子不嘗藥而春秋書之曰弑今季豈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或者謂賊無主名烏得斥之爲弑曰季孫之惡毒于梁冀而季孫之謀同于霍顯漢質帝于朝會中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遂進酖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九

晉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之也是季之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用甲兵陵逼君父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子野特未與甲以攻季氏不至顯然蒙弑耳謹因方氏之論爲二語判其狀曰據經文無殊于子般子赤之卒據傳又顯同于寫氏黨氏之事後之折是獄者以是蒞焉可也

春秋晉中軍表敘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公以支子奪宗莊公十六年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從小國之制至閔公元年晉獻公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時尚未有中軍也僖公二十七年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卻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中軍于是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七

經義叢鈔

十

二十八年復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避天子六軍之名故名三行三行無佐三十一年秋蒐于清原更作五軍以禦狄罷去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文公六年春晉襄公蒐于夷舍二軍罷五軍復三軍之制以趙盾爲中軍將成公三年十二月晉景公賞鞏之功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躄趙旃皆爲卿擬于天子矣六年晉遷新田韓厥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是時樂書爲中軍將曰新中軍創出也十三年晉厲公伐秦韓厥將下軍趙旃代韓厥將新軍是新中軍在下軍佐之下矣十六年鄆陵之戰卻犇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復罷是爲四軍襄公三年晉悼公使魏絳佐新軍新軍皆有將佐二卿鄭子展謂晉四軍無闕八卿和睦知營謂三分四軍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是也至十三年蒐于繇上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將佐皆遷于是新軍無帥悼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十四年歸自伐秦遂舍新軍復還三軍之舊自是終春秋之世晉軍制不復變更中軍本司徒之職晉以偃侯諱廢司徒爲中軍自翼侯以前未入春秋故其時中軍不著文公圖伯以後世有賢佐國以日強諸侯咸服雖經靈厲無道而小國不敢叛自韓起雖賢而弱末年漸不能制其同列范鞅更爲贖貨趙氏繼之與范中行相仇怨晉以失伯而三分之勢遂成嗚呼考其次第亦治亂得失之鑒也

春秋楚合尹表敘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三

楚自桓公六年武王侵隨始見左傳其時鬬伯比當國主謀議不著官稱十一年莫敖屈瑕盟貳軫敗鄖師於蒲騷時則莫敖爲尊官亦未有合尹之號至莊四年武王伐隨卒於櫛木之下合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嗟營軍臨隨合尹與莫敖並稱亦不知其尊卑何別也嗣後莫敖之官或設或不設閒與司馬並列合尹之下而合尹以次相授至戰國猶仍其名其官大都以公子或嗣君爲之他人莫得與也其軍制則分爲二廣中軍不必皆合尹將邲之戰沈尹將中軍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而孫叔敖不與鄆陵之役司馬子反將中軍合尹子重將左蓋楚以合尹當國而司馬則專主兵事將相微分與晉制畧異矣子辛多欲而陳棄楚卽晉囊瓦貪而信讒而唐蔡道吳入郢迹其利害班

班可考焉自合尹鬪祁而下歷二十三年而子元欲盪文夫人中更文王堵敖兩世不著其合尹姓氏獨哀十七年子穀對葉公之言可以參考而互見聊復補之以俟篤于左者之考定云

春秋楚合尹論

國家之勢不外重則內重外重之弊權奪于異姓內重之弊勢落于宗藩故漢懲七國之反而削奪諸侯王卒成王莽之禍晉懲魏孤立之弊而大封諸子旋釀八王之亂二者嘗循環而相因我觀春秋之世晉分於韓趙魏齊篡於陳氏此外重之弊也魯之政逮於三桓衛之政由於孫甯宋之亂鍾於華向此內重之弊也蓋世卿爲春秋列國之通弊而晉以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孫雍任秦樂仕陳黑臀仕周無在本國者

皇清經解

卷七十五七七

經義叢鈔

三

惟悼公之弟揚干與其子公子慙二人見傳終不聞其當國秉政爲卿故通經無書晉公子來聘之事而權奪於韓趙魏矣齊之公族高國崔慶忝睢暴戾自取滅亡卒爲陳氏所覆此亦天運使然楚以蠻夷之國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其勢常強于諸侯卒無上陵下替之漸者其得立國之制之最善者乎楚以合尹當國執政而自子文以後若鬬氏成氏蔣氏遠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相授受絕不聞呂異姓爲之可以矯齊晉之弊然一有罪戾隨卽誅死子玉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避敵誅子辛以貪欲誅子南以多寵人誅絕不赦宥可以矯魯衛宋之弊以肺腑而膺國重寄則根本盛強以重臣而驟行顯戮則百僚震懼且政權畫一則無牽制爭競之病責任重大則無誘罪偷

安之咎楚之國法行而綱紀立於是乎在或者以秦之用孟明
晉之不殺荀林父以是爲楚咎曰此自朝廷宥過之典可偶一
用之然晉亦未爲得也若魯之慶父弑二君而卒立其後爲孟
孫氏公孫敖從已氏而卒歸公孫敖之喪此則魯之法紀倒地
其終至乾侯之孫宜矣

楚子囊城郢論

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
忘衛社稷後四十年而子囊之孫囊瓦秉政首成其志沈尹戌
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諸侯守在四境後世
以沈尹戌爲名言而以子囊爲詬厲宋仁宗朝契丹有警時范
文正公爲諫官請大脩京城呂公夷簡笑曰此子囊城郢計也

皇清經解卷三十七

經義叢鈔

三

命宿重兵於北京大名府卒以無事當時以呂公爲持重而以
范公爲少不更事嗚呼世儒徒以成敗論人徒見囊瓦城郢而
昭王卒至於出奔呂公綰范公之計而宋室卒保於無事遂以
此爲定論其實子囊之城郢未必非卽孟子鑿斯池築斯城之
計也呂公之綰范公未必是後世成靖康之禍者未必不自呂
公啟之也蓋嘗綜其大勢而論之當吳兵之長驅而向楚也孤
軍深入轉戰千里昭王正宜固守國都厲兵登陣堅壁清野不
出十日救援必至爲吳者頓兵堅城之下師老財匱楚之屬邑
截其歸路四面夾攻此時如虎入陷阱闔閭之君臣可坐縛則
子囊之城郢正是社稷之至計失在囊瓦信讒不仁人心離叛
而昭王輕棄國本狼狽出走自取滅亡此孟子所謂高城深池

委而去之者奈何併其城郢而重訾之哉世傳宋祖之營京城也命趙韓王以圖上怒擲諸地徐取幅紙以筆塗之曰依此營造城衢街巷如蚯蚓屈曲乘輿出多阻礙子孫莫敢違其制後蔡京務侈大改其式從方廣正直粘罕來攻命植砲四隅一砲所擊隨手摧壞始識太祖之遠慮夫當仁宗之朝未經蔡京之改制使常用范文正公之策高城峻隍嚴設守備則當靖康之世亦可堅守以待四方之援不至有青城之辱矣徒以子囊城郢爲嗤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計此又可與楚昭之事連類而並觀之也後宋百年而金復都汴木虎高琪築京城糜費累巨萬元速不臺以百萬之師盡銳來攻不克卒講和而退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圍困京城踰年卒能殲厥巨魁光復舊皇清經解

卷五十七

經義叢鈔

齒

物此尤深根固本之關於長算可爲明效大驗者也然則沈尹之言非歟曰此又不可偏廢也當疆場告警而遽爲嬰城自守之計勢必人心驚惶訛言四起外爲敵人所窺而內解將士之志此爲不戰而自敗爲國家者平日凜勇夫重閉之戒而臨事持從容鎮定之度故子囊言之于四十年之前則爲老成之忠謀而囊瓦爲之於四十年之後則爲怯懦以誤國論者當綜前後之時勢而觀之未可泛然爲執一之論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